



---

# 我的父亲母亲

胡适、丰子恺、老舍、史铁生、贾平凹等著

羊羽 主编

如果你还不理解父母对你的爱,如果你还不懂得珍惜父母对你的爱,如果你还不知道去表达你对父母的爱,那就让这些文字给你一次深入心扉的震撼和撞击吧!



哈尔滨出版社

# 我的父亲母亲

胡适、丰子恺、老舍、史铁生、贾平凹等著

羊羽 主编



如果你还不理解父母对你的爱，如果你还不懂得珍惜父母对你的爱，如果你还不知道去表达你对父母的爱，那就让这些文字给你一次深入心扉的震撼和撞击吧！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母亲 / 胡适、丰子恺、老舍、史铁生、  
贾平凹等著;羊羽主编.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5.6

ISBN 7 - 80699 - 458 - 0

I. 我... II. 胡...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 - ②散文 - 中国 -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001 号

责任编辑:王 姝

封面设计:点识成智

**我的父亲母亲**

胡适、丰子恺、老舍、史铁生、贾平凹等著  
羊羽 主编

---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 - 82125252

E - 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s.com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印刷

---

开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30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9 - 458 - 0/I · 147

定价:2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2129292

## 前 言

少年时读朱自清的《背影》，感觉是模糊而平淡的，并未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在那个年纪我根本就无法体会做父母的那份心情。只是到了成年之后漂泊在外，与他们远隔千里，我才时时会想起远方的那个家，想起家中的父亲母亲，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个瞬间——那些厚重的、深切的、血脉相连的亲情瞬间。此时，再读《背影》，那种感觉是酸涩的、是温暖的。

自古以来，家境愈是贫寒，亲情就愈发浓厚。少年时，有一段时间，父亲去支援边疆，母亲没有工作，我们母子三人每月只能依靠父亲寄回的二三十元钱过生活。母亲每天早上都会去集贸市场拣一些别人扔掉的菜叶，拿回来炒给我们吃。冬天，会有大量的白菜叶被别人舍弃，这时候，母亲就带上我和哥哥到菜场拣回很多，然后洗净了腌制成咸菜，待到第二年吃。有时候，母亲也会去打一些闲散的零工，而这些零工都是男人们才能干的体力活。每当疲惫的母亲回来，我和哥哥就会早早地将饭菜端到桌前（虽然那菜永远只是我们拣来的或者是自己腌制的）。母亲总是幸福地“享用”我们准备好的饭菜，显出饭菜很香的样子。我看在眼里，小小的心里感到异常的温暖和满足。生活的艰辛并没有让亲情逊色，反而让我们一家人走得更近，我们的感情也更加浓烈。

母亲有时也会因为我们做错事而责怪我们，但她从不动手打我们。她温柔而善良，对待所有的人都非常慈善。在印象中，我只记得母

亲发过一次脾气。一天下午,我因为受凉而引发了感冒,夜晚突然发起了高烧,全身非常难受,但我怕母亲会担心,所以一直不敢吭声。深夜,母亲发现我浑身发烫,惊恐万分,背上我就往医院跑。夜很静,昏昏欲睡的我贴在母亲温暖的背上只听见她急促的喘气声和双脚踏地的声响。我那焦急的母亲根本就忘记了穿鞋啊。来到医院,医院值班室的门是关着的。母亲大声地叫着“医生、医生”但是,除了昏暗的灯光,见没有人应答。母亲将我放在走廊的长椅上,急促地拍打值班室的门,里面有声音传来:“马上来。”继而又平静了。母亲又大声叫着:“医生、医生”,可怜的母亲似乎就要哭出来了,但值班的医生还是没有出来。最后,母亲愤怒的一掌拍在值班室的门玻璃上,“哗”的一声,玻璃碎了,受了“惊吓”的医生才急忙跑了出来。母亲将我长椅上抱起时,她手上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服……

那是我见过的母亲最“可怕”的一次。我曾经有向她提起这件事,但是年迈的母亲只记得我那次的病,对她自己受伤的手却毫无印象。是的,每个母亲都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她们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儿女,多少的累,多少的苦,她们都会自己承担。正如高尔基所说:母亲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就读懂了整个人生。

此时,品读本书中一个个震撼心灵的真情故事,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泪流满面,再次想起远方的父母,想起岁月在她们容颜上留下的沧桑,一股暖流激荡了我的全身。

愿这些文字能润泽天下所有父母无私的心田。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也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

是为序。

王心

# 目 录

## 前言

## 没有你

### 哪有我

我的母亲 .....	胡适	3
合欢树 .....	史铁生	7
我的母亲 .....	老舍	10
母亲,我心中你最重 .....	安金鹏	15
我有两个母亲 .....	林焕彰	20
我的小辫子 .....	东方牧	25
心中那辆木架车 .....	黄敏	29
父爱沉重如坯 .....	胡子宏	31
孩子是一颗奇异种子 .....	子敏	34
黑发 .....	修祥明	38
最后的晚餐 .....	阳子	40

## 寸草何能

### 报春晖

酒 .....	贾平凹	45
秋天的怀念 .....	史铁生	48
母亲在北航的那千年一跪 .....	佚名	50
天底下最美的母亲 .....	马德	53
面对古老的选择 .....	尤天晨	56

小站 .....	余介方	58
一只鹭鸶 .....	陈所巨	62
母亲 .....	曾圣根	64
父亲的脚板 .....	乡笛	66
沉重的汇款单 .....	向海涛	70
千千阙歌 .....	何晖	72
谁与我同行 .....	严忠付	75
背影消失的瞬间 .....	佚名	77

## 你的寂寞

### 我的心痛

父亲的病 .....	鲁迅	83
紫衣 .....	三毛	88
背影 .....	朱自清	94
骚扰电话 .....	勇军	96
看望父亲 .....	方育龙	98
父亲的手 .....	亮轩	102
悲哀的玩具 .....	李广田	108
寄钱 .....	白旭初	111
继父的年 .....	王丹文	113

## 春去秋来， 爱已无声

娘 .....	谷秀娟	117
把笑脸带回家 .....	管金锦	121
老爸 .....	廖辉英	124
父爱无声 .....	黄畋	127
父亲的眼泪 .....	李汉斌	130
借鞋 .....	张萍	132

小名 .....	高翔	134
父亲从没出过远门 .....	林世保	136
过年 .....	张浩军	139
永恒父爱 .....	姚瑶	142

## 准我说声

### 真的爱你

生日卡片 .....	席慕蓉	147
母亲曾经是我最不喜欢的人 .....	刘震	149
我的母亲 .....	陈帮和	152
丑娘 .....	李兆权	159
十八年的秘密像座山 .....	夏艺艺	161
酸楚的幸福 .....	屠爱国	168
我要回家过年 .....	流云	171
感谢父亲 .....	王馥莉	174
难忘父病岁月 .....	孙玉忠	176
献给母亲的玫瑰花 .....	黄学锋	178

## 想念，

### 永远的想念

芭蕉花 .....	郭沫若	185
回忆我的母亲 .....	朱德	188
我的母亲 .....	丰子恺	192
想父亲 .....	阎连科	195
感情的碎片 .....	萧红	199
没有了父亲 .....	鸣雁	201
藏在心底的蓝玉镯 .....	王海民	204
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	蔡玉明	206



## 我们是

### 亲亲的一家人

父亲的抱负 .....	茅盾	213
我的父亲柏杨 .....	毛毛	216
落花生 .....	许地山	225
有一种爱,不必等待 .....	连谏	227
父亲 .....	徐钟佩	231
帮父亲重拾那段情 .....	水然	234
融融人间情 .....	芦丁	237
第一次照相 .....	刘树德	240
父亲,我永远的朋友 .....	朱晓东	244
汤水一生 .....	佚名	247
一把吉他 .....	华明	251
距离的权威 .....	老愚	253
大钱饺子 .....	张林	256

### 你是我永远的骄傲

念如斯 .....	林太乙	261
三松堂断忆 .....	宗璞	274
追寻母亲的足迹 .....	夏祖丽	279
父亲的手 .....	明子	284
我那蹬三轮的父亲哟 .....	刘彰	286
父亲与茉莉花 .....	张育仁	288
让我仰视的农民爹娘 .....	徐淮	291
后记 .....		293

# 没有你哪有我

---

是你给我生命，抚养我长大；

是你给我一个家，温暖小小的我；

是你护佑我，教我懂得这世界。

多少年的风，多少年的雨，

没有你怎会有这么一个我！



##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麋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麋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麋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

## 父亲 母亲

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

(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丝怒色。这样的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

# 父亲 母亲

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听不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儿，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mei you ni 没有你哪有我  
na you wo

## ——合欢树——

·史铁生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做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够。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我二十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儿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

“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我的腿，她有多少回希望，我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膀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



# 我的父亲 母亲

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你小学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那就写着试试看。”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了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地，我听风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脱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向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